凭吊涉故台

·刘宏江·

春天的皖北大地，柳色青青，芳草凄迷。驱车行进在乡间的田野上，一掠而过的窗外景色，令我目不暇给。

我们要去的地方，在宿州城南方向，那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——大泽乡。

学生时代，学习中国古代史，便知道，那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发起的地方。读司马迁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，热血沸腾，荡气回肠。因不满秦王的暴政，一群被朝廷征召戍边的农民，在此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在这片原本沉寂的旷野里发出阵阵惊天动地的嘶吼呐喊。

大泽乡涉故台，也称“射鼓台”“射鹿台”，是当年陈胜、吴广“为坛而盟”和演武练兵的一座土丘，坐落于一片静寂的旷野之上。涉故台，是一座兀自高出周围地面四五米的方形高台，呈覆斗状，面积4428平方米。四周，松柏参天，绿荫覆地。陈胜，字“涉”。后人称“涉故台”，正是为了纪念这位具有首创精神的起义领袖。

涉故台南面正中的边沿，生长着一株被世人称为“奇树”的千年古柘，曰“柘龙树”。树身通体鳞甲、铁骨铮铮，蟠曲如龙，倾斜的枝干雄奇遒劲，有拔地欲飞之势。当地人言辞凿凿地说，此树，为当年陈胜亲手所植，是陈胜的化身。这样说来，眼前这株形状奇特的柘龙树，已足足见证了2200多年历史的风云变幻。近旁，有一口保存完好的千年古井，深不见底，曰“龙眼井”，据说起义军曾经饮用过此井的水。矗立于台上的四块古碑，因风雨侵蚀，岁月磨洗，字迹模糊到无法辨识。

公元前209年的那个夏天，一场猝不及防的泼天大雨，致淮北平原洪水泛滥，道路受阻。九百多名谪发渔阳的民夫，受困在这片地势低洼、芦苇丛生、野草遍地的泥泞荒原上。按照秦朝严酷的法律，一旦不能在期限前到达驻地，都要被斩头。这群人，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。

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冒险一拼，成就一番大业。此时，作为屯长的陈胜、吴广，借着“天下苦秦久矣”的大势，振臂一呼，应者云集。雇农出生的陈胜，早年在“辍耕陇上”之时，就立下高飞远行的“鸿鹄之志”。涉故台上，他豪情满怀地发出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的千古诘问。大泽风雷动天地。这振聋发聩的惊天一吼，从此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和进程。起义大军所到之处，不断有贫苦农民加入其中，队伍迅速壮大，一路势如破竹，连连攻克数座城池，直逼帝国都城咸阳。期间，起义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——张楚政权。

然而，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，在秦王朝的疯狂反扑下坚持了半年之久，以失败而告终。陈胜本人，也被起义军中的叛徒、跟随自己数月的车夫庄贾杀害，成为千古遗恨。轰轰烈烈的秦末农民起义虽未能直接推翻秦朝，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大秦帝国统治的基石，为后来刘邦、项羽灭秦之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“天下之端，自涉发难。”时间仅仅过去两年多，残暴无道的秦王朝便在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中迅速土崩瓦解，富丽堂皇的阿房宫也在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。

大泽乡，涉故台，这个曾经风云激荡、鼙鼓震天的地方，至今此地还流传着关于陈胜吴广起义的诸多传奇故事。明朝万历年间，由乡民集资，于涉故台上建筑一座庙宇层叠的“楼台寺”，以奉祀一代农民领袖陈胜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著名作家贾平凹慕名来此参观时，仍见涉故台上乱石破瓦中立有一座有顶无脊、壁裂纵横的危楼。然而，当年危楼所在的地方，只有一片萋萋荒草。

涉故台正南方70米处，矗立着一尊通高9米、重达120吨的巨型大理石浮雕，坐北朝南。其背景画面，形似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，象征陈胜吴广起义点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。雕塑主体部分，高大威猛的陈胜手持一柄长剑，振臂呼唤身后的民众，吴广则怒目举棒，首冲在前。

“天地英雄气，千秋尚炳然。”历史的烟云虽已远去，但那些胸怀大志、心忧天下、站在历史前列的风流人物，永远不会被历史所遗忘！

涉故台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发迹地，是中国农民战争和农民革命的源头，更是一座屹立不倒的历史丰碑。此刻，当我伫立于这片古老的遗址上感悟历史，不由生发古今兴亡之叹。纵目四望，厚朴坦荡的淮北大平原，麦浪翻滚，菜花烁金，村舍田园一派安祥。

春野 摄影：盛利者

春见莴笋

·周芳·

春天的菜园最为鲜活。几阵和煦的风吹过，原先干瘦的土坷垃里，争先恐后地冒出纤细嫩绿的茎、叶来。再来几场春雨，主妇们进园子就更勤了，历经一冬的浓油赤酱，咸卤荤腥，谁不想餐桌上出现水灵鲜嫩的蔬菜呢？春时鲜，春食鲜，春天，就是想抢先尝个新鲜味儿。

小的时候，家里是有院子的，母亲自然不会浪费那些空地，种了许多菜，莴笋是春风唤醒的，几天不见，就蹿一截。去院子里拔莴笋，母亲总喜欢用“砍”这个词，“砍两棵莴笋回来。”她也确实从厨房拿了一把剁刀，很是费力地“砍”回两棵。

我对莴笋百吃不厌，以至于成年后，每至菜市场，看到莴笋的身影，总会拎上几颗。或炒，或烧，素食，荤做都行。夏天，我还常常晒点莴笋干，留至秋冬时节，配点五花肉，撒几片黑木耳，又是一盆香味扑鼻的私房菜。我喜欢做菜，也都是家常菜，只是出其不意地变化些小花样，家常菜的“格”立即高了许多。

我以为，吃莴笋凉拌最为惊艳，吃饭喝粥都相宜。我的刀功还算可以，先将莴笋切薄片，迎光透亮最佳，再改刀切丝，刀与砧板“得得”声中，根根碧丝列队而出。拌莴笋无需太多调料，少许油盐即可。之所以如此傲娇，是清雅不俗的相貌，独特的怡神清香给了它底气。莴笋还有一种有意为之的矫情，就是皮，望去，很是无趣。当你拿刀削皮，一刀刀又并不轻松，外皮的粗纤维常常涩住刀，刀子卡在皮肉中，上不来，下不去，只能小心翼翼，随即，时光也慢了起来，掌中有莴笋独有的香味袅袅绕绕，一番艰辛，翡翠般的身段水灵灵地出来了——莴笋如此这般，只不过为最终的遇见求得一个缘分——不喜之人，早就失了耐心，抛向一边去了。

春天莴笋鲜嫩，撒盐片刻会渍出水来，水分出得多了，必然影响脆嫩的口感，所以，现做现吃最佳。如此不等人，又是它倔强的一面。有时，我会加一块千张，同样切成丝，和莴笋一起拌上一拌，既能丰富口感的层次，千张又能吸收莴笋渍出的水分，一白一绿，清清爽爽，看着心情就舒畅许多。再剁些蒜末，把嫩绿的莴笋叶略烫切碎，一并放进去，也算是成全了茎叶的同根性。

我对喜欢的美食，偶尔也会留点文字，权当一种不辜负。而莴笋，差点闹个笑话。一位朋友曾见过我写莴苣的一段话，笑着说，看来看去，你写的是莴笋，但莴笋是莴苣，莴苣并不仅仅是莴笋。我大惊，一直以为两者是同一种菜的不同叫法而已，赶紧查资料，原来，它们只属于同一科目。后来，读袁子才的《随园食单》，“小菜单”中写到莴苣“食莴苣有二法：新酱者，松脆可爱；或腌之为脯，切片食甚鲜。然必以淡为贵，咸则味恶矣。”虽是写莴苣，但作为近亲的莴笋，吃法如出一辙。时间跨越近三百年，我的轻盐素净的凉拌莴笋，原是袁子才的味觉传承。

一年复一年，我且以莴笋试春盘，而清香碧绿的凉拌莴笋丝，更是独得我爱。

燃烧的岁月

·王晓燕·

十八岁那年，我中师毕业，回到母校任教。

在上个世纪90年代，一个“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”的村庄，绿树婆娑中一杆高高竖起的旗杆，几排青砖灰瓦的平房，一个篮球场，两口池塘，几块菜地，组成了一所简陋的乡村中学。

我和好友春梅住在同一间宿舍。白天，我们上课，批改作业，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。晚上，我们挑灯夜读，谈人生，谈理想，谈未来。那时，我们被周围的人羡慕着，小小年纪就端着一个铁饭碗，对于农村女孩来说，几乎是人生巅峰了。

学校里的同事们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女教师们清早去池塘边捶衣，中午去小菜园摘菜，身后跟着拖鼻涕的娃儿。有时候衣服也来不及换，就从锅灶边飞奔到讲台前，日子在油烟和粉笔灰中不断交替着。从别人的身上窥见自己一眼望穿的未来，这是年轻的我们当时无法接受的。我和春梅就像被关在铁笼子里的小兽，渴望有一股力量冲破樊篱，奔向自由的远方。

想要改变命运，那时候唯一的出路是自学考研。我们有不少校友都是用十年磨一剑的意志改变了人生道路。他们走向名校，走向大城市，走向了广阔而辉煌的前程，那是我们渴慕且向往的。有一天，一个消息像启明星划破了夜空：我们的初中班主任夏老师考上了上海一所大学的研究生。我和春梅特别激动，觉得仿佛找到了前行的向导，于是决定去找他。

破旧的黄包车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路颠簸，幽暗的车厢里，我看到春梅的眼睛似乎闪亮着泪光。“夏老师真刻苦啊，他教我们的时候，每天早读都在背英语单词。”“他是一名好老师，热情，细致，对学生真诚。”“他是有梦想的人，他说过穷且不坠青云之志。我们这次一定要问清考研的细节，请老师给我们规划一下合适的方向。”我们说了一路的话，初春的季节，乡间的空气还有些湿冷，两个女孩踩着细碎的石子路，走得激情满怀。

可是我们迟了一步。夏老师已经去了上海。原先提了满满一袋子的希望，一下子抖落空了。我们在他居住的村子里逗留了一会儿，村里的房屋都很破旧，田野里还有耕牛在耙田。我们热烈讨论着，夏老师能在如此艰苦封闭的环境中坚持拼搏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这一趟没有白来，至少我们坚定了自己的追求，不满足于现状，去努力建立属于自己的人生坐标。

回来之后，我们买了许多的考研书籍，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，每天互相监督，共同进步。那是一段饱满而充实的日子。尽管每夜鏖战，视力一度下降，面容憔悴。正值花季的女孩却没有心思去关注外表，更关闭了情感之门，不谈恋爱，以苦行僧的方式，虔诚地奔赴梦想的高地。

几年后，春梅因为家庭变故放弃了考研，而我也重新选择了适合自己的道路。生活的剧情复杂多变，始终没有按照我们预想的方向去演绎。我们的人生终将平凡。但是，在趋向平凡的大路上，我们曾经呼啸长歌，曾经热泪盈眶，曾经日夜兼程，那一段燃烧的岁月，就是我们永远值得铭记的青春！

最是书香能致远

摄影：林廖君

陈小姐的春夏秋冬

·武梅·

小区门口新开了一家服装店，叫“张小姐的春夏秋冬”。看到这店名，“陈小姐的春夏秋冬”猛然在脑海里复苏。

师专毕业，我被分配到潘集一所农村中学教书。与学校一路之隔，是一个农村集市，隔日逢一次集。逢集时人头攒动，集市周围便各种店铺都有。学校大门正对面，有一家裁缝铺，门脸很小，却有个很诗意的店名——“陈小姐的春夏秋冬”。

我第一次进店，根本不是要做衣服。那是开学后不久的一天，下午放学后，呆在宿舍无聊，便想到校外的田野里走走。那时，秋阳斜照，清风宜人，稻穗金黄，黄豆摇铃，正值丰收在望的时节，田野景色很美。可一出校门，就被马路对面“陈小姐的春夏秋冬”吸引了。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店，便不由自主地穿过马路。原来是一家裁缝铺子。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正坐在缝纫机前忙活着。

见我进店，她立即停了活，满面笑容地问我想做什么衣服。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不做衣服，看你的店名很有诗意，就过来随便看看。耽误你干活了，不好意思。”

她一边说着没事没事，一边站起身来。她身材高挑，皮肤白皙，圆圆面孔上嵌着一双爱笑的大眼睛，给人扑面的亲切感。

她说：“我以前好像没见过你。”

“是的，我是刚分配到对面中学的老师。”我告诉她。

她一听，有些激动地说：“好羡慕你呀！我从小就梦想当老师，可我没考上大学，家庭条件不允许我复读，就只能学了个手艺。”我怕耽误她干活，简单交流几句便告辞。她热情地送我出门，还约我有空常到她店里玩。我看出她是真诚的。后来，我便经常光顾她的小店，并且我们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
她和我同岁，比我大了五个月。我们同届高中毕业，当年她差了十几分没考上大学。她很想复读，考大学，当老师。可家里兄弟姐妹多，负担重，她又是老大，便无奈地接受了父母的安排，去跟她表婶学了裁缝手艺。作为女孩子，在那个年代，这手艺是个很热门的营生。学了一年多，她就出师了。回来就在家门口的集市上开了这家裁缝铺，取名“陈小姐的春夏秋冬”。

因为她活好，服务周到，待人热情，周边群众都找她做衣服，她的活也就越来越多，从早到晚都不见她闲着。我有时还会帮她做些锁扣眼、钉纽扣、剪线头之类简单的活。忙急时，她有时会说些羡慕我有个清闲的工作，不像她没黑没白劳累，感叹命运不好之类的话。可随着她缝纫技术越来越精，她也越来越忙，那些羡慕和抱怨的话却渐渐从她嘴边消失了。不管有多忙，笑容都时时挂在她的脸上。那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她家的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。

两年后，我调离了那所学校。大概过了五年，我到那所学校参加一个公开教学活动，特意去看她。她的店面已扩大到两间，裁缝成了附带的活，主要卖成品服装了。她的生意仍然很红火。她见我，非常高兴。但由于是逢集日，顾客很多，她根本没时间和我多说话。只是一边招呼顾客，一边跟我说，现在人有钱了，都喜欢买成品衣服，做衣服的少了。一年前，她就租了旁边的房子，改卖成品服装了。

大概又过三四年，我去市第一人民医院看一个生病的同事，与她不期而遇。我问她服装店还开不开。她说关门了，她丈夫生病，在医院住几个月了。她说她已在市里买了房，等她丈夫的病好了，她想在市里开个服装店。匆匆说了几句话，她等着去给丈夫买饭，我等着去看同事，我们便分别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没见到她，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。

不知怎的，自从遇见“张小姐的春夏秋冬”，我心里就惦记起当年的“陈小姐”来。且总感觉这“张小姐”与“陈小姐”有某种联系。

当有一天我再次进店，便忍不住探问起开店的女孩来。我说：“好巧，我以前有个好朋友，她开了一家裁缝铺，后来也卖服装，店名叫‘陈小姐的春夏秋冬’。”那个女孩听了我的话，吃惊地问：“你说的店是在龚集街上吧？开店的是我妈。”

我没想到我的感觉如此准确。激动地问：“你妈现在还开服装店吗？她以前跟我说，要到市里开服装店的。我好久没见过她了。”

女孩叹了口气说：“我妈命苦，我爸很早就瘫痪了，我妈一直照顾我爸，哪有时间开店？我以前在外地打工，现在我妈年龄大了，身体也不怎么好了，就回来开个服装店，也好照顾照顾我爸我妈。我很喜欢我妈以前的店名，就改了个姓，用上了。”

我又问了她很多关于她妈的情况。临走还要了她妈的地址，打算抽空去看看她。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“陈小姐”以后的春夏秋冬都能安好。

紫藤花下

·刘恒菊·

学校长廊上密密匝匝攀援着紫藤。春日，看似枯死的紫藤，生机勃发，悄然长叶开花。当长廊上繁花满架，我们大为惊讶，万没料到紫藤花有如此强的爆发力。

长廊上空紫云盖顶，煞是美丽壮观！紫藤花争先恐后开放，挤得绿叶没有位置。众多长藤携带一串串肥嘟嘟紫红花朵，从长廊上悠然垂下，芳香四播，令人沉醉。

一日风雨大作。风雨后，站教学楼上，见紫藤花被风雨打落不少，地面一层紫红落花，如铺花毯。

课间，我踩着落花在长廊漫步。长廊边，见几个可爱小女孩蹲在地上，围拢一起，不知捡拾什么。我问：“你们捡啥？”她们抬头，几张花朵一样的笑脸迎向我。她们没说话，一个女孩起身，笑盈盈捧湿漉漉的紫红色落花给我看。

长廊上的紫藤花，春雨洗过更清新脱俗。紫藤花下，捡拾落花的小女孩，都有爱美的童心。紫藤花映照的童年真美！此情此景，适合入画。可惜，我还未见绘画大师画过紫藤花下的孩子。

齐白石喜画紫藤花，他画的紫藤花下常有小动物出现。有的紫藤花下，点缀几个翅膀颤动极为快速的小蜜蜂；有的紫藤花下有翩翩而来的彩蝶；有的紫藤花下有栩栩如生的蜻蜓；有的紫薇花下藤条上，攀爬活灵活现的蚂蚱；有的紫薇花下，飞来一只动作敏捷的黄蜂；有的紫薇花下，画几只毛茸茸的小鸡雏。白石老人小动物画得太逼真，观画人的视线，常被可爱的小东西牵引，忽视苍劲藤条和古朴花朵。

齐白石弟子王雪涛禽鸟画出众，他的紫藤花下，就有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公鸡。白石老人另一得意弟子娄师白擅画小鸭子，他的紫藤花下，可见憨憨可爱的小鸭子，有小鸭子在顽皮争抢落下的紫藤花呢！

海派绘画名家江寒汀擅长花鸟画。他画的紫藤花下，那动作迅捷的小燕子，让人过目难忘。他大弟子乔木，尤以画百鸟见长，所画之鸟，生动多姿，千变万化，惟妙惟肖，有“乔白鸟”的美誉。乔木的紫藤花下，有各种灵动传神的飞鸟。他甚至在一株紫藤花下，赫然画出两只羽毛华丽的蓝孔雀，其中一只孔雀拖曳彩色长尾，占据画面很大空间。这恐怕只有画鸟技艺精湛的“乔白鸟”敢这样构图。

紫藤花轰轰烈烈绽放。如有绘画大师将紫藤花入画，在紫藤花下添几个可爱的拾花女孩，画面必会绝佳。

投稿邮箱：ahcfbfk@126.com